

采市艺术杂谈

姜惠林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采访艺术杂谈

姜惠林 著

书 名：采访艺术杂谈
作 者：姜惠林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四厂
开 本：787×960mm 1/32
印 张：8.25
字 数：16万
版 次：199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11.00元

ISBN7-80579-799-4/G·59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订)

真理位于一口水井的底部。

——德谟克利特

草地上开满了鲜花，可牛群来到这
里所发现的却只是饲料。

——埃尔温·斯特里马特

我经常对我身边的一个青年说：你
永远做不了新闻记者，因为你很愣，很冒
失。

——肖 乾

目 录

好奇得头条	(1)
亮在一瞬间	(9)
不得且得之	(16)
掉笔起新篇	(24)
举一而反三	(31)
自身亦有戏	(41)
动情写天下	(48)
文章脚下生	(58)
险处多新闻	(65)
从窗户爬进去	(75)
来点“鬼”心眼	(82)
犹豫误大事	(91)
敞怀纳百川	(99)
博知方广采	(109)

常作思索状	(118)
点睛龙自活	(126)
朋友不怕多	(135)
与君多共鸣	(145)
不让牵鼻子	(155)
附录：	
走出“土围子”.....	(162)
人间有一怨.....	(218)
后记.....	(257)

好奇得头条

5月，1985年的5月，改革之风习习熏人，精神、观念、意识染上一片新色。观不尽的气象，听不完的故事，说不清的感受。

这天，长江中下游城市协作会要在象山宾馆召开。我手执请柬，决定步行去报到。路途不远，至多20分钟。平素一辆单车走天下，难得走走。

象山宾馆在象山北路中段。我沿着右侧店面姗姗而行。大多是个体的五金交电店。80年代的主要特色是基建林立，五金交电成为热门行业也就不足为怪。偶或有一两家大店面，但都不算景气。就在快到象山宾馆时，倒有一家的橱窗将我吸引住了。店面左右两扇大橱窗，摆着、挂着、贴着各式灯具，大都豪华至极。我的家中除了有一根条型的日光灯外，其它全部是一根电线吊葫芦似的灯泡。这多灯具荟萃，还真饱眼福。

有趣。

好奇心将我推进了店内。

店内是一个七彩世界。上下前后，无处不是灯。样

灯几乎全部接上了电，晶莹透剔，人们常比喻的水晶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哦！价格不便宜，动辄几十元，还有几百元一只的哩！

我心中盘算：有人买吗？公家当然不在此列。如果私人买占到一定的比重，不是很能反映眼下的消费趋势吗？不是很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改革的实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吗？

好奇心驱使我问。

售货员告诉我：私人购买约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心中一喜：有戏！

我决定干脆再找经理聊聊。

经理的办公室就在店堂的侧间。推开门，屋里烟雾缭绕，四座皆人。屋里除一圈沙发外，仅一张偌大的办公桌。无须探问，那位桌前就座的东北口音的汉子便是经理。他正在不耐烦地时而掉转身子与坐在身后沙发上的人磨口舌。有一句我听得很真。他几乎用不容解释的口吻说：“质量不行，给我回扣也不接。”

那时，回扣风已经始盛，它如同一双神奇的手，可以推开难开的门，可以解开难解的结，可以倒转难转的舵，可以扳翻难翻的山。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正在变成万年“真理”。

经理如此开诚公布的不韪之言，我还从未听过。一怔之后是惊奇。

满屋都是生意人。我的入内没有引起注意。但我决意留下来，找过座位，静候也罢。

人渐渐散去。我走上前，亮出记者证。

经理名叫梅用生，他的店号名“江西灯具总店”。

我一改初衷：“梅经理，你刚才说回扣一语是否当真？”

“当真？”梅经理愕然，沉思片刻，似醒悟道：“哦，你是问我刚才对推销员讲的话？当真！我们不但进货不要回扣，而且卖货也不给回扣。”

他有点愤愤然了。他告诉我，光南昌有灯具出售的商店就有好几百家，全国灯具制造厂则数以千计。灯具当然有质量高下之分，外观比较好识别，但内在优劣不是顾客采购一时便知分晓的，得用过试过之后方明白，然而时间却已晚矣，只得三呼上当了。商店有责任自觉为消费者把好关。然而，大家都得靠利润生存。于是，回扣风应运而生。生产厂为了挤进你的商店，多切几块好处给你，为了企业或个人的眼前当然多多益善，但从长远看却是毁了自己！我们店兴办几年来，年年销售额以近百万元的幅度递增，其中奥妙就在进货时以质为上，不受回扣左右。

他随手从办公桌一摞材料中抽出一封信给我看。这是一位厂家的厂长写给梅经理的亲笔信。信上直言相告，每进五万元货，可向个人赠送电视机一台和收录机一台。

他掬然一笑：“本来我还打算给他们试销一些，接信后连试销的念头也赶跑了。你质量好还用得着给回扣么？越给回扣我越起疑心，越得谨慎。像这样摸错了门槛的厂子不止这一家。”

回扣风还污染了一些来店采购的人士。这些人士主要是为公家采买者。他们进到店里，不是先看型号、质量和价格，而是先试探给回扣多少。没门不干。有一家大单位要买一大批灯具，眼不眨地提出要按成交额给个人百分之二的回扣。买卖若做成，不给回扣利润可观，即使如数给回扣获利也不少。但，梅经理没有依从。有趣的是，按设计要买的灯具只有江西灯具总店有。结果，为了百分之二的回扣，他们花了比灯具总店更大的价，通过另一家灯具店从梅经理这儿进货再倒手给他们。羊毛出在羊身上。

好奇，使我意外地获得了如此丰厚的素材，甚至临时向梅经理讨纸记录。后来，我直接了当地写了一篇题为《江西灯具总店进货不要回扣卖货不给回扣》的报道，并且一登榜首，在中央电台主要新闻节目——《午间新闻》上上了头条。

这件事我咀嚼了很久。我想，如果当时目睹新生活中出现的如花似朵的灯具漠然视之，继而不步入店内探个究竟，不找经理寻个满足，这条新闻是怎么也不会从天而降的。事实上许多记者都获得过我这样的机会，而机会又往往同样始于好奇心。

新华社上海分社的一位记者，一日傍晚在静安寺候电车，久盼不至。时适残冬，索性趑入沿街店堂蹓蹓。骋目一家老牌食品店的柜台货架，被姹紫嫣红、色彩绚烂的包装食品所吸引。凑近一瞧却又疑惑顿生：那一盒盒、一听听饼干糕点模样的食品，彩塑、听罐包装上的“芳名”分别唤作“克力架”、“曲奇”、“卡士达”、“雪克”

之类。“克力架”之类是什么？他好奇地请教售货员。岂料售货员也道不明白，说大概是英语的音译。那译意又是什么呢？总算砂锅见底：Crackers，梳打饼干也。好端端通俗易懂的名称放着不用，偏偏换个洋味十足的名称！莫非少见多怪了？又一日，在一家儿童食品店见一位年轻的母亲为孩子购买食物的情景。这位母亲盯着柜台里的食品，犹犹豫豫，嘀嘀咕咕：“什么克力架、体力架，它们是饼干吗？”售货员笑道，饼干柜台不卖饼干还卖什么。记者插话了：既是饼干为何又起个让人不好懂的名称？售货员答曰：洋货吃香，沾点洋味总好的。一语道天机！他联想开去：食品洋名仅仅是“国货洋名”的普通现象的一瞥。以一当十，他写出了题为《店堂猜洋谜》的新闻，而且得了上海 1990 年度好新闻消息二等奖。

有这样一位记者，1983 年春，他在北京市委党校学习，晚饭后到附近的百万庄农贸市场散步，看到一位卖油的农民在他的摊前挂着一块白布幌子，上面画着一头小毛驴在磨香油，并醒目地写着几行大字：“沧州地区献县臧桥公社北柴塔村郜大个（郜玉良）小磨香油，发现掺假，赔油 10 斤。”他好生奇怪了：时下，北京一些个体商贩，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缺斤短两，掺假坑人，已经引起群众愤懑。郜大个却不这样，一敢露名露姓，二敢当天发誓，尤似偌偌市场一丛花。在好奇心的诱导下，他观之问之。得之：不但售货地点固定，而且谁买他的油，都贴上一张盖有印章的纸条，以作把柄；都附上一句话：“三个月内没有香味，管换。”

生意兴旺更是没话说。激动之余，他写了篇《郜大个儿卖油》的稿子，送给《经济参考》编辑部。编辑见稿，喜哉：“我们正需要这样的稿子。”真是一拍即合。市民也奔着稿子来找郜大个儿了，连家住颐和园和东郊的甚至换乘几次公共电、汽车前去买油。一发而不可收，这位记者在相继采访中，写出了《多来几个郜大个儿吧》、《买卖讲究信誉》、《郜大个儿的事业发展了》等一系列报道，收到了“一次好奇一大串”的出人意料的效果，连他本人都感慨万千：我从事新闻工作十几年，像《郜大个儿卖油》这样在马路上捡来的新闻、在聊天中采访来的稿件却寥寥无几。

我国当代名记者金凤，连她的代表作《双子星座》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作。大约是1983年秋天，她的一位小学、中学和大学同学，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的储传亨打电话给她，告诉她说我们中学时的老师史绍熙先生来到北京，问她愿不愿见见。她欣然同意，立即约定时间，和储一起驱车前往一家招待所，了却多年牵挂。1942年到1944年，那时金凤和她的同学储传亨在家乡江苏宜兴的一个小镇上中学，史绍熙先生教他们初中的平面几何、物理和高中的解析几何、三角。史先生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教学严格、认真，讲解透彻，善于引发学生兴趣。他还和学生打成一片，并且为反动当局借学潮开除学生而愤然辞职。他后来到常州中学任教，不少同学还随他而去。解放后他一直任常州中学校长，成为有名的中等教育专家。见面时，言及别后、“文革”，在她眼中平素

冷静的史先生竟喟然长叹起来：“我自己倒也罢了，我难过的是，连累了我的双胞胎弟弟。是我写信叫他从英国回来。本是爱国行动，‘文革’中他却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害他吃了不少苦头！”她闻之，油然心动，好奇询问中得知：史先生的弟弟也名叫史绍熙，是天津大学校长、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的内燃机和燃烧学专家。她还得知他们双胞胎兄弟取同一姓名的经过和解放后的遭遇。好奇在升华。她忍俊不禁了：“你们两位双胞胎兄弟，还是同名同姓，一位是大学校长，一位是中学校长，同为新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实在太值得写了。”以此启程，历时两年后，她的著名通讯《双子星座》问世，光照人间。

新闻在好奇中萌动。应该说，新闻在更多的时候不是裸露状的，更不是全貌状地呈现。如果说新闻往往罩着层雾纱，那么好奇便是揭开雾纱之手；如果说新闻有时是隆冬下的春芽，那么好奇便是去拨开僵硬的冻土。好的新闻，决不是那些“守株待兔”的产物，而是那些真正由记者自己的“新闻鼻”和“新闻眼”发现的新闻。出奇制胜的记者，大多是什么都想看看、什么都想听听、什么都想问问、什么都想想想的记者。所以，有的新闻学，把好奇心作为记者的基本要素。

好奇心是醒着的“记者意识”，而它的原动力则是热情和责任。《新民晚报》有一位名叫孙洪康的记者，逢天犯难或听得警笛大作，都会身不由己地向有关部门拨个电话查问。一天清晨，他在医院守候病危的母亲，顺手拨了个电话给报社值班，居然得知恰好交通处有

人找他。找为哪桩？随即打电话到交通处，居然获悉曹杨路火车道口发生火车撞公交汽车惨情。他急忙把母亲托付给大哥照料，叫了辆出租车直奔现场而去，将信息当晚便传递给了全市市民。美联社在刚果的一位记者，一次他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某位比利时上校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一清早就走上他通常的岗位？他便到这位上校的宿舍，询问他的情况，发现他刚刚带着一个排的部队前往机场了。当比利时人向控制机场的刚果人开火，并使大约一百名人质获得自由时，这位美联社记者是唯一在场的新闻记者。

无动于衷或掉以轻心，天大的新闻也是会从你身边溜掉的。

亮在一瞬间

冬末春初，阴湿寒冷，偕同仁永修登船，顺港汊前往鄱阳湖湖心小岛吴城。那里是我国著名的候鸟保护区，人称“白鹤王国”。眼前已经淼淼茫茫，天蒙蒙，水蒙蒙，滩洲亦蒙蒙。平淡，恬静，闲空。蓦地，开阔处，仿佛从默默水底又仿佛从漠漠湖空，或升腾起或俯冲下一双洁白的翅膀，继而两双三双，或振翼来去，或敞怀盘旋，或收羽浪尖。瞬间，天活了，水活了，滩洲活了，透露一派习习生机。见状，有同仁跨上甲板，喜如雀跃，号空而呼：“出新闻了！”

是的，新闻有如性灵，往往在看似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生活中突然给你亮出一个亮点，就看你能否瞥见和抓住。谁瞥见和抓住了，谁便得之。瞥不见，抓不住，就得一闪而过了。

我不由得联想开去。

去年春天，我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搞了个带音响的稿子，磁带需从邮局寄去。在民德路邮局，装好带子，钉好盒子，一过电子秤，邮费一元一角。掏口袋，没有零

钞，给了一张十元票面的。岂料，找回的却是一把邋邋破损的零钞。我平素购物用钱极少，抓着一把，下意识地说了声：“这么破的钱。”操办包裹业务的一位女同志大概看出了我的书呆子气，半是开导，半是揶揄：“那，市面上都是这样的。”

哦！“市面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多重要的社会信息无意中从这位女同志口中亮出。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的国家货币，爱护它可谓人人有责，从某种角度看爱护与否也是爱国行为的一种体现。如果女同志的如是说成立，那么提醒人民群众爱惜自己的货币则是责无旁贷的。

我没有放弃这一瞬间的闪念。当天我便投入了采访，先后几大银行一一去过。没错，情况确实是严重的。南昌市工商银行 8 个办事处，一年不能在市场流通、需要销毁的人民币达 3 万多捆，每捆一千张，共三千多万张，全市人均一年 30 张，占全行收进数的百分之十一。毁坏状况也无奇不有，有的用人民币记人名地名、电话号码、邮政编码；有的在上面演算数题、书写脏话；有的用于擦桌子、擦皮鞋、擦鼻涕。在办事处，我还看到大量的被烧焦、虫蛀、墨染、油腻、霉变、断裂的钞票。我还去过一些农贸市场和商店观察，那哪叫收钱，卖肉的用油污的手抓，卖菜的用水渍的手抓，卖煤球的用煤灰的手抓。钞票到了这些人手上，还能清爽、平整么？为了对付这些不能再使用的钱，南昌市人民银行组织了一支 22 人的班子进行清点和销毁，一年忙到头还忙不过来哩。各银行都备了现代化的点钞机，由于无法识别破损

券，怕出差错，到我采访时还在吓得不敢用。

邮局女同志给的一星火光，照亮了我这么长的一段路，而又浓缩成了一篇记者来信《务必提醒人民大众爱护自己的人民币》，并且得以在六点半的《联播》要闻中播出。有银行同志问我：“你怎么会想到采写这篇稿子？”我答：“契机来自道听途说。”

深藏在平静生活里的新闻的亮点，可能会是瞬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或是瞬间的一件事、一个思想。如果一旦被你发现，要倍加珍惜，并且引燃起一盏灯往下走去。因为这个亮点极有可能引导你获取一条颇具价值的新闻，以致在竞争场上一枝独秀。

《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汪波清采写通讯《唯有今日好》的故事是很能启发人和说服人的。

天安门城楼对他并不生疏，1969年10月1日国庆二十周年这一天，他就以采写首都庆祝活动的名义登过楼。但是，他觉得那次很狼狈，10月1日的新闻拖到3日下午才播出。17年后的1986年国庆节，他又登楼了，不过是以观光的名义。他慢慢悠悠地走着，身旁皆扶老携幼的人流，穿过城楼下的大门洞时，听到有人高声笑谈：“哈哈，你们也来了！”上城楼时，他看见有人跨上几十级台阶又蹦跳下来，再又跨上去，听说是：“来这，还不多走几趟！”专为上了年纪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准备的电梯也给观光者开通了。上罢平台，到处传来“喀嚓、喀嚓”的相机声，熟人之间的道贺声，更有汉白玉栏杆前的走廊上，长长的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不意听到人们传告声声：“毛主席是站在这的！”“周总理在